“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”的斷句及校勘

（首發）

抱小

本文根據古文獻中的固定句式及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，從句讀和校勘兩方面來解釋《莊子·天下》篇中的一處文字。需要聲明的是，小文是在深受裘錫圭先生的兩篇文章啟發之下，才形成的小札記。雖然我們同意裘先生的某些觀點，卻也堅持自己的一些臆見。但《莊子》的文字及其思想都較為深奧，學識寡淺，臆解難免，敬請讀者正之。

《莊子·天下》有下引一段話：

以本為精，以物為粗，以有積為不足，澹然獨與神明居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關尹、老聃聞其風而悅之。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。以濡弱謙下為表，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。

“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”這句，自晉代的郭象於“有”字下斷句，千七百年来都一直如此。案《莊子》有下引文句：

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（《齊物論》）

連之以羈馽，編之以皁棧（《馬蹄》）

夫加之以衡扼，齊之以月題（《馬蹄》）

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禮義，建之以太清。夫至樂者，先應之以人事，順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應之以自然（《天運》）

可知“X之以XX”，為《莊子》中一固定之句式，不但《莊子》一書，在傳世文獻中此種句式亦多見，如：

《詩·衛風·木瓜》：報之以瓊琚、報之以瓊瑤、報之以瓊玖。

《詩·鄭風·溱洧》：贈之以勺藥。

《詩·小雅·信南山》：益之以霡霂。

《論語·先進》：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

《禮記·儒行》：儒有委之以貨財，淹之以樂好。

《禮記·樂記》：鼓之以雷霆，奮之以風雨，動之以四時，暖之以日月。

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：經之以天地，紀之以日月，參之以三光。

《周易·系辭下》：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、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、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

《左傳·昭公十五年》：奉之以土田，撫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車服，明之以文章。

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：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。

《管子·君臣下》：是故厲之以八政，旌之以衣服，富之以國裹，貴之以王禁，則民親君，可用也；選為都佼，冒之以衣服，旌之以章旗，所以重其威也。

《管子·輕重篇》：故申之以號令，抗之以徐疾也。

《韓非子·八奸》：示之以利勢，懼之以患害。

《慎子·威德》：毛嬙西施，天下之至姣也。衣之以皮倛，則見之者皆走；易之以玄緆，則行者皆止。

《尸子·勸學》：磨之以礱礪，加之以黃砥。

《庄子·外篇·骈拇》《經典釋文》引崔云：‘尸子曰：“膳俞兒和之以姜桂，為人主上食。”

《淮南子·墬形》：紀之以四時，要之以太歲。

《説苑·反質》：挂之以犀象，錯之以羽芝。

《潛夫論》：攝之以良朋，敎之以明師，文之以禮樂，導之以詩書，幽讚之以周易，明之以春秋，其有不濟乎？

陸賈《新語·道基》：張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時，調陰陽，布氣治性，次置五行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陽生雷電，陰成霜雪，養育群生，一茂一亡，潤之以風雨，曝之以日光，溫之以節氣，降之以殞霜，位之以眾星，制之以斗衡，苞之以六合，羅之以紀綱，改之以災變，告之以禎祥，動之以生殺，悟之以文章。[[1]](#endnote-1)

另外，出土文獻也有這種句式，如上博六《用曰》簡1：

（視―示）之台（以）康樂，慝（匿）之台（以）兇（凶）坓（刑）

《用曰》簡16：

茅之台（以）元印（色）

《天子建洲》簡6：

（相）之（以）玉（斗）[[2]](#endnote-2)

又清華簡陸《鄭武夫人規孺子》簡2：

（申）之以龜（筮）[[3]](#endnote-3)

又劉釗先生的一篇文章裡說，葛陵楚簡中出現十幾處“（纓）之以兆玉”“（纓）之兆玉”“（纓）以兆玉”的句子，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》（二），第8、16等頁。“（纓）之以兆玉”和“（纓）之兆玉”的“之”指代被系帶和纏繞著玉器的犧牲。[[4]](#endnote-4)

由傳世及出土文獻的“X之以XX”這種固定句式來看，“之以”的後面一般都是兩個字或者只有一個字，卻從來不見有三個字，這似乎沒有例外。因此，我們認為《莊子》“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”當斷句為：

建之以常無，有主之以太一。

而“有”、“又”古書中常常通用，故此句可讀為：

建之以常無，有（又）主之以太一。

檢《楚辭·離騷》云：

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攬芷。

《禮記·檀弓》云：

蓋先之以子夏，又申之以冉有。

《禮記·昏義》：

成婦禮，明婦順，又申之以著代。

《管子·輕重乙》：

有（又）[[5]](#endnote-5)雜之以輕重，守之以高下。

其句法皆相類似，可以參照。

尤其值得重視的是《銀雀山漢簡（貳）·定心固氣》有一支編號2136的殘簡作：



整理者所作的釋文為：

……積[[6]](#endnote-6)之以參氣，守之以大（太）一，臨之以天，倅發而穜（動），[[7]](#endnote-7)必心全志而不慕名譽。[[8]](#endnote-8)

“積之以參氣，守之以大（太）一，臨之以天”與上引《莊子·天運》“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禮義，建之以太清”的句法也極其相似。故有此數證，《莊子》通常斷句為“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”者，宜改為：

建之以常無，有（又）主之以太一。

斷句問題解決之後，下面再來談談校勘方面的問題。

我們認為在校勘方面最有價值、最應參考的是裘錫圭先生的《說“建之以常無有”》[[9]](#endnote-9)一文，裘先生認為：

“常無有”本當作“恒無有”,並根據楚簡中“亙”字每可用如“亟”字的現象,推測在《天下》篇較原始的本子中此三字本作“亙無有”,“亙”本應讀為“極”,但被後人誤讀為“恒”(已有學者指出,《莊子天地》篇中就有“未始有極”被誤讀為“未始有恆”之例)。上博簡《亙先》篇的“亙”字亦應讀為“極”。此篇首句為“亙(極)先無有”,“極先”與“太始”、“太初”同意,在篇中還被簡稱為“極”。《天下》篇的“極無有”即是《亙先》篇的“極先無有”,與《莊子天地》所說的“泰(太)初有無,無有無名”同意。

另外，裘先生在這篇文章裡還有下引段落：

郭店楚墓竹簡所出竹書中也有一篇講宇宙生成論的戰國道家佚書，第一句是“大(太)一生水”,整理者即以此句為篇名。“太一”即指無形的混而為一的宇宙本原。

《天下》說關尹、老聃的學說“建之以極無有,主之以太一”。楚簡中兩篇講宇宙生成論的戰國道家佚書，一篇的首句跟“極無有”基本相同,另篇開頭的兩個字就是“太一 ”。這恐怕並非純屬巧合。

我們吸納裘先生的意見，卻並不同意他的“《天下》篇的‘極無有’即是《亙先》篇的‘極先無有’”[[10]](#endnote-10)這一看法，我們認為《莊子》的原文蓋作：

建之以恒（極）无<先>，有（又）主之以太一。

我們知道，“無”字，道家文獻中一般可寫作“无”，如敦煌寫本P.2531《庄子山木篇》郭象注：

[[11]](#endnote-11)

而“无”的俗字又往往多出一小撇，字形如同“旡”，但卻是音義完全不同的兩個字，如：

[[12]](#endnote-12)

現在我們再來看馬王堆帛書《道原》“恒先之初”，帛書作：

[[13]](#endnote-13)

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注云：

“恒先”二字，整理小組（1976：101）、原注（1980：87）皆釋為“恒无”，李學勤（1994：163）釋作 “恆先之初”。又在《楚簡〈恆先〉首章釋義》（2004：80）中，解釋他把〈道原〉的“恆无”改釋成“恆先”的理由，“該件帛書的‘无’、‘先’兩字，寫得難以區別”，“就在同帛書的上兩行，有‘柔節先定’句，‘先’字寫法完全相同”。裘锡圭（2007）中指出，《亙先》篇的“亙先”應該釋讀為“亟（極）先”，“極先”的意思就是“最先”、“最初”。[[14]](#endnote-14)

“帛書的‘无’、‘先’兩字，寫得難以區別”，也可為我們的校勘提供強有力的證據。下面再以馬王堆簡帛中的這兩個字的字形來作比較，如“无”字作：

、、、、[[15]](#endnote-15)

而“先”字往往有這樣的一種寫法：

、、、[[16]](#endnote-16)

更能直觀地看到二字的字形確實非常相近，如果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下，似乎很難區分，所以會在傳寫的過程中形成訛誤。

綜上，據本文的臆見，則“建之以恒（極）无<先>，有（又）主之以太一”不僅句式整飭，“恒（極）无<先>”又與“太一”屬對嚴格，而這兩個詞應該都屬於早期道家的專有名詞，兩個哲學概念——宇宙本原和元氣。

**參考文獻**

裘錫圭：《是“恆先”還是“極先”？》，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論文；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，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/Show/806，2009/6/2；又收入裘錫圭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5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裘錫圭：《說“建之以常無有”》，《復旦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2009年第1期；又收入裘錫圭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5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1. 王利器：《新語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12年，第2-3頁。引者案：“陰成霜雪”，根據上下文的押韻情況，應改為“陰成雪霜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上博簡釋文引自陳劍：《上博一~六釋文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隸定的字形引自“楚簡帛字典·清華篇”，http://cjbnet.org/qinghua/#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參劉釗：《出土文獻與<山海經>新證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，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/Show/4759，2021/2/2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舒懷、李旭東、魯一帆輯校：《高郵二王合集》（一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2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此字僅殘存右半“責”旁，整理者疑是“積”字，今從之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整理者注：疑上簡簡尾與此簡簡首之文字本相接，“倅發而種”當讀為“猝發而動”。引者案：“種”字嚴格隸定應為“穜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《銀雀山漢墓竹簡（貳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裘錫圭：《說“建之以常無有”》，《復旦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2009年第1期；又裘錫圭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5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據裘先生的文章所引，郭永秉先生指出李學勤先生2004年發表在《中國哲學》的《<恒先>首章釋義》一文中，就持有這種觀點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P.2531《庄子山木篇》郭象注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，見中國國家圖書館·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網站，http://read.nlc.cn/OutOpenBook/OpenObjectBook?aid=892&bid=241077.0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（晉）郭象撰：《南華真經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年，收入《古逸叢書三編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·壹》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14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·肆》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18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參劉釗主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》，中華書局，2020年，第1330-133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同上，第966-96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